

吴璐
忆春
著

黑衣女人

众出版社

惊险系列侦破小说

◎ 惊险系列侦破小说

黑 衣 女 人

吴 璐 忆 春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黑 衣 女 人

吴璐 忆春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94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988-9/I·344 定价：4.90元

印数：0001—8000册

目
录

金色洞窟	(1)
白熊通道	(58)
蓝天泉影	(114)
绿裳霓虹	(177)
青鸟南翔	(228)

金色洞窟

一

两次强攻都失败了。苏杭的绣花麻涤衬衫已经被汗水印潮。她看了看表，才堵截了二十分钟，却觉得象过了两个小时那般漫长。这一次，苏杭真撞上了个咬手的对头。

一切都突如其来。当W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两辆边三轮摩托到滨江路的海关大楼广场附近巡逻时，这里正发生了一场暴力抢劫提包案。

这一带是W市最繁华的街区，临江有一排凤凰树，凤凰花如火一般地燃烧着。以海关大楼为中心的一批三十年代古老的建筑，有讲究浮雕的法式；有仿宫庭风格的古罗马式；还有北欧塔楼式。虽然不那么高大雄伟，却各具风彩地杂映于凤凰树间，形成一种古老文明与自然生命力的和谐对比。这里历来是W市的文化景观之一。

可是近年来，海关大楼广场却逐渐成了炒卖外币的半公开半秘密场所。即使在阳光明媚的白昼，热烈地燃烧着的红色的凤凰树下，也曾有过这样那样黑色的罪恶。别看各色人等杂乱无章地麇集于此，但都分工严密。遇有警车或巡逻干

警出现，便远远地会有几声唢呐，或者象“消息树”一样的神秘警号，刹那间，操各种冒险生涯的人群就作鸟兽散。不待缉捕，早已从各个街口消失得无影无踪。

于是，这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了W市公安局的重点防范地区之一。市局曾经调集大批警力，进行突击性的堵卡缉捕。但风声一过，犯罪活动又如往复的潮汐，周期性地冲上护坡淹没堤岸……何况目前警力严重不足，不可能经常集中队伍进行重点打击，所以这里的犯罪活动总是有禁无止，让市公安局的头头脑脑们伤了不少脑筋。

今天下午五点五十分，一个穿牛仔裤的年轻人，突然用一个漂亮的勾拳把一位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打倒在地，中年男子的秀郎镜架被震得飞出一丈开外，近视镜片摔得粉碎。在中年男子惊魂未定时，牛仔裤抢走了他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人群顿时混乱起来，却没有人向这斯文的中年男子伸出援助的手。

随着远远传来的警报声，两辆刑侦队的摩托风驰电掣般冲了过来，但牛仔裤已夺路而逃。由于广场上人群麋集，摩托车冲波裂浪地疾驶了五十米左右不得不减速追击，牛仔裤便趁机离开人群向福佑巷内狂奔，另一辆摩托见状立即折返，从福佑巷的另一侧堵截。

这个牛仔裤显然是外地流窜入W市单独作案的，没有同伙，地形也不熟。眼见身前身后各有一辆三轮摩托共五名警察向他逼近，走投无路之际便闪进了一间个体户开设的南海食杂店。当两辆摩托几乎同时在南海食杂店门口紧急刹时，牛仔裤已经一拳一个先后打倒了食杂店的两位男女店主，飞身抢蹬上二楼。

刑警小牛和小江毫不迟疑，立即跳下摩托，紧跟着牛仔裤双双抢上窄窄的楼梯。他们甚至来不及出枪，预备赤手空拳制服这个年轻的罪犯。

意料之外的惊险局面出现了。一声枪响，子弹不偏不倚从两人的胳膊间隙中穿过。这家伙有枪！小牛和小江一惊，立即闪身隐蔽，双双拔枪。

“警察叔叔，你们别上来。他用枪对着我，哎哟……哎哟。”

楼上传来了一个少年的哭诉声。接着那声音变得暗哑，显然是被罪犯卡住了颈脖。五个刑警心里一紧，这家伙不仅有枪，还挟持一个少年做人质，这情况非同一般！

店主夫妇顿时吓得面如灰土，那女的泪流满面，瑟瑟抖动着向公安干警呼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别伤了我的马崽，马崽……”说着几乎要跪了下来。

苏杭是在听到队员的电台呼叫以后，飞车赶到福佑巷南海食杂店的。经向店主夫妇了解，二楼存放了几麻袋食糖，还有烟酒及副食品，没有别的通道。楼上装有一盏电灯，显然已被罪犯熄灭，至使唯一一米来宽的上下楼道处于阴暗之中，形成敌暗我明的不利形势。因为任何突击行动都将暴露在罪犯的枪口之下。楼顶为预制水泥板结构，没有屋脊瓦，罪犯自然无法从屋顶翻出，可是警察也无法从屋顶攻入。二楼只有临江的一面开窗，除了从江面一方，其它任何方位都无法观察牛仔褲和被挟持少年的动静。

此时此刻，作为公安学校第一届毕业生里的佼佼者、训练有素的刑侦队副队长苏杭也感到棘手了。她指挥先到的五名刑警封锁了福佑巷和临江的窗口，又和随后来的三位抗暴

突击队队员立即开始了佯攻。

用鸡毛帚顶着的警帽开始移向楼道。顿时，枪响帽落，看来牛仔裤不是一个一般的抢劫犯。苏杭拔出枪来，略略抬高枪口，连发五弹，意在引诱牛仔裤还击。她听了听弹着点的回音，响声沉闷暗哑，象是打在什么软物上——她想起二楼的几麻袋白糖，白糖多半被罪犯拖到楼梯口堆成了掩体。攻击的难度更大了，苏杭不由蹙紧了眉头。

她拖过一条板凳向楼道口掷去，果然引来一串凄厉的枪声。枪声一住，她估计罪犯正在更换弹夹，便决心抓住这一瞬即逝的机会，飞身向楼道扑去。

却不料抗暴突击队的小何动作更快，她早已揣摸透了苏杭的心思，抢先一步跃起，如穿山豹一般把苏杭挡在身后，一下就纵上了三级台阶。

如果不是罪犯更换弹夹极其神速，就是还有第二支手枪。当小何的身影旋风一般掠起时，楼上的枪声又起。小何哎哟一声，一个倒滚撤了下来，右臂早已挨了一枪。苏杭又连发三弹掩护，接应小何腾挪到安全地带，看了看，所幸子弹只伤着表皮，便用店主的干净毛巾作了紧急包扎。

“苏头，我没事。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苏杭心头微微一震，一股暖流涌了出来。她知道，刚才小何那抢先的一跃，明明意在保护自己，她毕竟还是个新婚不久的姑娘，没有这些亲如兄弟的队友的支持，她无论如何也挑不起刑侦队副队长这付重担。可此时此地，她无暇细想，只简单地回答道：“这家伙可能有两条枪。”

是的，多半是两条枪。再训练有素，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更换弹夹。她细细揣摸刚才的枪声，终于判断出第一次射

击是一支五四式手枪，第二次射击是一支小号的六四式手枪。

情况更复杂了，偏偏胃痛如绞，苏杭叹了口气。她脸色有些发白，身上沁出了一层冷汗。但她却对队友们作了个决断的手势：“注意监视，我们上不去，他也下不来！”她知道这是对关注着她的队友们最好的回答。

苏杭向来有这么个脾气，凡是依靠刑侦队自己的力量能解决的战斗，从不轻易向公安局以外的武装力量求援。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持枪抢劫又训练有素的罪犯，尤其是还有一位必须解救下来的人质，她感到了责任重大。尽管作为一名年轻的女警官，她并不怀疑自己的指挥能力，可是目前她也不能把这种对峙局面无休止地拖延下去。女店主伤心的哭泣声和一句又一句的“救救我的马崽，救救我的马崽”，促使她迅速打开无线电台。

“五〇三呼叫一〇一，五〇三呼叫一〇一”电波穿透了南海食杂店的小楼，向市公安局的指挥中心飞去。

二

面对枪战，苏杭并不感到恐惧。早在公安学校学习时，美国二十八岁的女警官杜莉莎·卢道丝就以极大的魅力吸引了年轻的苏杭。这位美国女警官连续两年获得“最勇悍女警”的荣誉称号。苏杭钦佩她面对各种手持凶器的恐怖份子所表现的勇敢精神，更欣赏她的一句名言：“我醉心于警察职业的挑战性，而且我有一种为市民服务的自豪感！”苏杭觉得自己与杜莉莎·卢道丝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她的床头，就挂有

从画报上剪下的这位女警官的照片。

“她是谁？”

“美国女警官杜莉莎·卢道丝。”

“什么鹿道丝，马道丝的，给我摘下来！”

“不！”

“你听着，女警察不是冰箱彩电，非要进口的。”

“这我同意。”

“你应该有志气，有一天让这位鹿道丝还是马道丝什么的房间里也挂上你苏杭的照片。”

“为了中国女警官的荣誉，我争取！”

“……好吧，我现在同意。”

这是苏杭和W市公安局施局长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这位一开始声威夺人的老头儿，最后竟和善而友爱地对苏杭眯了一下眼睛。

而以后苏杭在W市公安局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的献身精神、果断灵活的应变能力以及在学校里卓越的学习成绩，很快被施局长看中。而施局长的儿子施南，也对苏杭一见钟情。苏杭则对施南大泼冷水，言明如果相爱，如果结婚，就会将她改派内勤工作，那她的事业也就“黄”了。苏杭当然承认，男女之间的生理特征不相同，体力技能也有差异，女人尤其要受家庭琐事的连累、更有生儿育女的羁绊，所以男女不能一个样。但是苏杭始终认为女性细腻的工作作风非常准确的直觉感受以及对人对物敏锐的判断力，恰好从另一个方面有助于女警官的成长。

施南什么也没说，眼里却闪烁着灼人的光芒。大概是为了显示男子汉的勇武气概，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把苏杭

拥抱在怀里。任何一个多情少女，从一开始就会渴望这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拥抱。青春的躁动仿佛愈是承受粗犷的张力愈是能反弹出动情的呻吟。

然而，苏杭只是淡淡地嫣然一笑，从施南的肘弯下用右手拇指准确地扣住了能使人感到周身酸痛的穴位。她用力用得恰到好处，只这一下，利用了加在交叉神经点上的这一点压力，就让施南松开了双臂。

施南会心地笑了，却并没有放弃再次拥抱她的企图，他又伸出了双手：“小姐，你好厉害！”

“可你还没有回答小姐的要求。”

“我理解，我同意。我想爸爸也绝不会强迫你转内勤。不过，你可得多多珍重啊！”

苏杭为这最后一句深情的嘱托感动了，她觉得自己的心和施南那颗强有力搏动着的心终于发生了碰撞。于是她温顺地仰起头，让施南那火一般滚烫的双唇印在她少女的额上、脸上……

他们婚后不久，施南考进了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现在，苏杭面临着的，正是丈夫不在身边的第一次严峻的挑战。此时她忍着胃部的疼痛，迅速思忖了几种作战方案。

终于，她听见了那种熟悉的摩托车发动机声音，感到了那情急的脚步，苏杭知道谁来了。她看了看表，只过了二十分钟。他每一次都来得象旋风一般迅速。

“少校来了。”小何向她耳语。她没猜错，果然是齐鲁生赶到了。

齐鲁生是武警机动中队的少校中队长，他曾多次与苏杭合作，算得上是配合默契的老搭档了。苏杭这时并没有回过头

去，而是故意冷冷地丢给齐鲁生一句话。

“我没有请你，少校。”

“我接受施局长的命令，带队向苏杭同志报到。不过，我已经闻到了烧鹅的香味。”

“好吧，干完了活今天我请你。一定象填北京填鸭那样，用烧鹅把你填个够。”

“那就太感谢苏小姐的款待了。这样我可以连着一星期不吃饭，省下伙食钱来请你跳舞。”

“到此打住，别废话了。你过来！”

他们俩向来如此，见了面总有一番打趣，甚至在临战的危急关头也不例外。双方队员也都见多不怪，心领神会地一笑，各自占据了有利位置，警惕地注视着那唯一的楼道。

苏杭迅速简明地向齐鲁生介绍了情况，齐鲁生决定先用警犬出击，进一步作现场侦察。

驯犬员一声令下，那一条叫“旋风”的西德种冲击犬狂暴地凌空而起。这是一条重两百余斤，有一身锃亮的黑毛、极其凶悍的良种犬。只见一道黑色的亮光掠过，它一纵身就飞上了十级台阶。楼上响起了连续的枪声，一连几枪都被“旋风”闪过，就在它扑向麻包的最后一刹那，几个武警战士已经待命而动了，“旋风”却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哀嚎。接着，它便掉头连滑带跳地窜回到驯犬员身旁。

“旋风”受伤了。在它回扑的时候，乒乒乓乓带下了几只弹壳。齐鲁生心疼地摸了摸“旋风”，拣起那几只弹壳，紧紧地攥在掌心里。

“催泪弹！”齐鲁生咬牙切齿地下达了第二道攻击令。

“等一等，少校，楼上还有人质。”

就在这时，楼上传来了少年凄惨的呼叫“警察叔叔，你们不要再冲了。他的枪顶着我的脑袋。他说，你们再冲他就先打死我。我是马崽，我不是坏人，我是马崽……”

齐鲁生和苏杭对视了一眼，空气紧张得仿佛僵固了。

三

施局长刚刚接到省公安厅的紧急通报，某部侦察连退伍战士于兴兵返回连队，窃走一支五四式手枪、一支六四式手枪，还有两百余发子弹外逃，估计有可能窜入W市作案。施局长在市局根据通报内容作了相应的防范部署，所以稍晚一会才赶到福佑巷现场。

施局长接过齐鲁生递过来的弹壳，有五四式手枪的、也有六四式手枪的。他立即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牛仔裤和盗枪外逃的于兴兵，可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他做的第一个决定，是立即将弹壳送去做痕迹检验，以便查对某部侦察连的失窃枪支档案，同时请求省厅尽快将于兴兵的照片用传真输送到W市。

施局长在苏杭的陪伴下，巡视了南海食杂店的枪战现场。他很满意苏杭采取的封锁措施和警力配置。他从不轻易夸奖下属，对这位精明练达的儿媳妇也不例外。但苏杭还是从施局长微眯的双眼里读出了这种满意。苏杭敬重这位威严的局长和公公，她只是谨慎地抑制着自己内心的兴奋，并不急于呈报什么设想。

夕阳如画。整个江面呈现出一种耀眼的金属光泽。江水

象是吸足了阳光的威猛，便轻而易举地把无数樯帆、火轮、快艇反托在金属的箔面上滑动。

南海食杂店背江而立，虽然只是一楼一底的结构，但当年为了防止江水猛涨、江水倒灌，二楼的高程远远超过正常的设计，二楼原有的那扇临街的窗户，现在砌死抹上了水泥，用闪光的金属条装裱成《南海食杂店》的大招牌，因此二楼只有一扇临江的后窗。而后窗到地面，至少有六至七米，且地面皆是巨石砌成的护岸，几乎不存在跳窗逃生的可能。尽管如此，她还是派人从三个角度封锁住了二楼窗口。罪犯曾经从后窗抛出一只瓦罐，可是瓦罐却象飞碟靶似的，还在半空中，就被三枪齐发击得粉碎，看来罪犯也绝了从后窗突围的念头。

“说说你的想法。”施局长视江而立，并不回头。虽有江风迎面拂来，却带有残阳积蓄的余热。齐鲁生额头冒出了汗，但施局长却警容端庄，连一颗扣子也不解开。他的问话并没有明确所指，但苏杭明白，老局长正等待她的回答。

“第一，为了保证人质安全，放弃正面强攻。一方面严密封锁，一方面制造最佳时机。第二，开辟新的攻击渠道，充分利用这个窗口。”苏杭指了指南海食杂店的后窗。

“不错。对江面你有什么考虑？”

“有可能的话，调一艘水上消防艇，在艇上可以用望远镜进行远距离观察。”苏杭胸有成竹地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很好，我愿意帮助你完成这个调度。”

“谢谢施局长。”

苏杭终于看见施局长向她回过头来，并且亲切地眯了一下眼睛。她很快活，这一种鼓励使她再一次感到温暖。

“少校，我想你还有新的补充。”施局长向齐鲁生作进一步征询。

“是的。消防艇不但是第二个监视点，也可以成为第二个攻击点。”

“很好。请你立即进行准备。”

当他们折回到福佑巷时，半个街区的封锁线外已聚集了上千围观的市民。同时，电视台和W市各报社都派来了新闻记者。这些记者已经突破了街区的封锁线，聚集在南海食杂店对面的临时指挥部里。

“施局长，记者要找你采访。”

“告诉他们，无可奉告。”

施局长眉头紧锁，转身走向自己那辆蓝色的尼桑公安指挥车。苏杭和齐鲁生对视了一眼，他们知道老头有个怪脾气，只承认公安的业绩是实干干出来的，不是舆论吹出来的。他这一辈子从不接待记者。

南海食杂店里的紧张对峙，一直持续到七点。这时，最后一抹血色的夕晖已从楼角退去，江面上浮动着的淡淡的雾霭。当所有的布置完成之时，枪弹检验结果和传真照片均已送到了施局长手里。毫无疑问，这个持枪抢劫犯就是于兴兵。

施局长点了点头，这个结果让他振奋。或许，这场斗争将出现新的转机。他略加思考，转身对苏杭说：“可以立即对于兴兵喊话。”

苏杭打开了公安指挥车里的扩大机，喇叭里传出了苏杭那虽然威严但却明显是女性的喊话。事后记者们评价，苏杭的声音，既有威慑的力量，也有安抚和镇定人心的效果。

“于兴兵注意了，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材料，你已

经被包围了。你必须立即释放人质，交出武器，接受审判，争取宽大处理。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出路！于兴兵注意了，于兴兵注意了。”

整个街区立即安静下来，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蓝色尼桑指挥车顶上那只银色喇叭。呼叫一停止，所有的眼光又追随着那无形的声浪，穿透了南海食杂店的楼墙，凝视着那个黑森森的楼道口。从这里将吐出什么？

死一般寂静。于兴兵没有任何回答。苏杭又进行了第二次呼叫。

第二次呼叫一停止，从南海食杂店楼上传来了一个紧张得变了声的回音：“我就是于兴兵。有种的你们派喊话的女人上来谈判。不许携带武器，不许耍滑头。不然我就先打死这个小孩！”

于兴兵的声音远不如苏杭的呼叫声大，但在场所有的人却听得清清楚楚。

事出意外，苏杭突然感到一阵燥热。于兴兵要和她在死神的阴影下进行单独的较量，这无疑是对她进行明目张胆的挑战！能退缩吗？苏杭感到无数眼光正穿透了尼桑车那闪光的铁甲，全部集中到自己身上。苏杭立刻就要燃烧起来。

“我去！”她向施局长请求。

“狗日的！”施局长一声粗鲁的怒骂，没有立即回答苏杭。他钻出尼桑警车，狠狠地摔上了车门。

四

苏杭有自己的判断：从于兴兵的回答看，他还没有完全

丧失理智，不至于突然丧心病狂地杀人，除了盗枪抢劫，于兴兵在此之前并无血案，只要晓以利害，他就可能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服法；即或于兴兵另有所图，凭自己的擒拿格斗技术也可以与他短时间周旋，而战友们会随时策应给予出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是打破对峙僵局的唯一机会。如果谈判失败，再由齐鲁生通过第二渠道发起冲击也不迟。

理由是成立的。但施局长就是不作回答。刑侦队的所有队友也异口同声坚决反对苏杭亲自出马去对付那个亡命徒。苏杭在情急中早已忘了胃不断的疼痛，唯有马崽那求救的呼声不断敲打着她的心。不能再犹豫了，她毅然把施局长拉到了一边。

“局长，这关系到人质的安全，也关系到公安的声誉。我有信心去会会这个家伙。让我去吧，爸爸。”苏杭看见施局长的脸颊抽搐了一下。也许是这一声爸爸，使威严的局长也不能不动情。她的眼睛看着老人的眼睛，那里面分明蕴含着无数光的密码。然而苏杭读懂了，这更坚定了她迎接挑战的决心。

“苏杭，你要知道，我们很穷，我现在还拿不出一件防弹背心给你。”

“我懂。”苏杭的心再一次感受到那种难言的温暖，她觉得鼻子有些发酸，眼眶也潮润了。

“去吧，你相机行事。我会安排好其他的一切。”

施局长亲自拿起了话筒对着南海食杂店呼叫：“听着，于兴兵，任何反抗的企图都只能给你带来加倍的惩罚。打开电灯，我们的女播音员马上上楼跟你谈判！”

二楼的电灯亮了。苏杭听完施局长最后的指示沉着地向